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 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南长森,周文豪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关键词:全媒体;媒体融合;人工智能;新闻生产;舆论引导;区块链;短视频;新闻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4-0071-15

收稿日期:2020-01-30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X16)

作者简介:南长森(1961-),男,陕西兴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Technology-driv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2019

NAN Changsen, ZHOU Wen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cutting-edge achievements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2019,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media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public opinion ecology,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is all media er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media convergence, new media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tc. 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mplex context of social reality.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China'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2019 shows a technology-driven development trend featured b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review and summary of China's 70 years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require the correct ideology as guide,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improved research methods and broadened international horizons, which are also the trends of the study o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istory in the digital era. Second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ve changed the way and pattern of traditional media's news produc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audie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who participates in news production together with tradi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s. "Users" are considered as the focus, and improving the content quality of news production has become the path of news prod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media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hirdly, media convergence has entered an in-depth development stage, in which concept renewal is considered the premise, the top-level design scheme is enhanced, all media matrix of coordination and connectivit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edia is buil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is achieved. Fourth, public opinion shows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in ground for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efforts are made to build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mainstream media to innovate the methods of such guidance. Fif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s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in China's media industry. From grassroot culture to public dissemination, the subject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hort videos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 and news in the form of short video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public dissemination. Sixth, the country i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copyright, but issues in digital copyright continue to emerge,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immature aspects of legislation, system, technology and awareness, so using the blockchai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solve the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copyright has become a new path. Seven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chnical logic,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ystem of digital news ethic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in news ethics, and promote the guiding role of news norms and social valu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ews and uncovering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cast off the traditional mindse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journalism stud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proficient in all media forms, focus on Chinese problems, and build the Chinese school in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all media; media conver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 production;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blockchain; short video; news ethics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推动下,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发展体系。2019年是互联网发明50周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也是第五代移动通信(5G)启动商用的元年,技术变革推动了中国传媒业的转型创新,进入融合发展的全媒体时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革新,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发展格局和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国家战略定位,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新闻传播事业也面临着转型机遇和发展瓶颈。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全球视野·中国学派——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为主题,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聚焦问题前沿、把握发展动态、共建学科未来,在学术共享中深入探讨了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如何拓展全球视野来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进而打造中国学派,与世界对话。

一、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新中国 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 回顾与反思

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不仅是对学界前辈们、同仁们的学术付出和研究贡献的成果总结和经验反思,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邓绍根结合新中国社会发展不同时代背景和新闻传播研究的相关著述成果总结了70年的研究历程。他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经了曲折前行(1949~1977年)、恢复展开(1978~1999年)、反思创新(2000~2012年)和繁荣发展(2013年至今)4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私营报刊和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确立。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史,初步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范式”。在第二阶段,学科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研究者队伍、新闻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编撰、学科地位等都得到了恢复发展。同时还表现为:中国断代新闻史和报刊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著作取得突破性发展,新闻个案史研究受到重视,新闻专题史研究成果丰硕,地方新闻史著作不断出现,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发展起来,渐成独立的新闻史分支,新闻工具书出版增多等。在第三阶段,研究者开始不断探讨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思路,在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领域开拓、新史料的不断开掘等方面硕果累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不同学术流派的思路切入,在观点的交流碰撞和反思中,新闻传播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中国

传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式。2013 年至今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繁荣发展的第四阶段,表现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史料整理工作受关注的程度、精品力作的数量以及相关著述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等方面明显提升。从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已形成多学科视角、全方位、宽领域的发展格局。

张晓锋等将新中国 70 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分成了艰难起步(1949 ~ 1978 年)、逐步恢复(1978 ~ 1992 年)、全面开花(1992 ~ 2007 年)和多元拓展(2007 年至今)4 个阶段。总结新中国 70 年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总体取向是由冷门到兴盛;人才队伍方面,老中青三代梯队搭建完善;研究内容上,近代报刊史的研究位居中心;研究范式上,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尤其是数字化的兴起为新闻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研究方法上的突出表现是量化研究在人文社科界的兴起^[2]。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坚守史料研究的中国特质,创新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展了国际影响力。

不同于邓绍根等人的划分,武智勇等将新中国新闻史研究分成了前 30 年和后 40 年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革命史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研究队伍人数较少,研究对象主要着眼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阶段,这是新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新闻史学术地位得以确立,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新闻本体范式”兴起,研究方法和范式多元化,人才队伍壮大,学术成果走向国际^[3]。

结合邓绍根等人对新中国 70 年新闻传播研究历史的回顾,结合统计数量来看,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著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形成了多元的视角和体系。新中国 70 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立足于中国社会、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的开拓创新。同时,新闻传播研究史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科学的进步。回顾历史,现有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总结过去的成就,更是透过经验和反思来前瞻未来的研究。未来的新闻传播

史研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大历史观,推进整体研究的同时做好个案研究,强化研究的本体意识^[1];还需具体到历史语境的理解,综合利用各学科方法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挖掘历史,总结经验,指引未来的研究^[2];还需要弘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肩负“资治”和“治来”的责任,汲取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方法,创新研究范式,同时立足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史学^[3],满足学科发展又构建“中国学派”的诉求。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几代研究者们共同努力完成的,继承前辈们严谨的治学和研究态度,逐步推进新闻传播史研究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在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在维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放眼世界,拓展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打造优秀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团队,夯实新闻传播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

2019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 8 月底在上海召开,大会以“智联世界,无限可能”为主题,汇聚全球智慧,共同探讨和分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在“万物互联”的网络时代,人工智能、5G 技术、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新将对社会发展带来技术性的颠覆和改变,对传统的新闻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造成冲击,尤其是智能媒体的快速发展将推动新闻生产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带动新闻生产的全新变革和重塑,改变传统新闻生产的内容呈现、表现形式和组织机制等,从而影响整个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

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随着新媒体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信息需求和更新速度。信息爆炸式增长、传统媒介技术和传播形态的限制等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传统媒体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传统媒体的新闻采访、编辑和播发条块分割式的新闻采编发模式,不利于发挥新闻统筹的作用;其次,传统媒体的媒介形态和新闻呈现方式较为单一,分散受众的注意力及其受众市场,难以形成聚合新闻效应;再次,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和垄断性消解了受众参与传播的积极性和可能性,难以聚合形成联合生产力量;最后,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中的低效传播或无效传播阻碍了对媒介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难以形成耦合传播机制,影响传播效率^[4]。因此,全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与分发协调整合,数字信息技术优势日益凸显,受众的角色定位逐渐被强化,成为一体化的用户概念,和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到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中。

社交媒体基于平台的信息传播和分享调动了用户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到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新闻生产价值理念也在媒介权利的转移过程中发生了转变,由原本以技术为驱动的内容创作生产,转变为要考虑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因此,全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机制的重组必然要坚持走媒体转型和融合发展之路,尤其是要在“四全媒体”的框架下重新设计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定位,寻找媒介市场空间,重塑媒体和舆论生态,引导传媒业转型^[4]。从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虽然以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框架来探讨媒体融合环境下如何重塑新闻生产来实现传媒业转型,但基本的核心观念都回归到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内容质量^[5]的路径轨道上,这是在新媒介技术驱动下,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不同技术应用的革新催生了多种新闻生产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其技术优势的凸显在不断强化新闻生产价值向用户转移。5G技术的开启激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讨论,其“超高速、低延时、海量连接、泛在网、低功耗”的特点将会改变整个传媒业格局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5G技术对新闻生产和传媒业的颠覆重塑主要在于内容制作,新闻视频将会成为新闻内容生产的主流形态。其能大幅度提升

新闻生产的时效性,降低新闻生产的成本和工作量,使得新闻分发更加精准,应用场景更加多元,最终满足用户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与消费体验^[6]。胡杨涓等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数据新闻生产在组织架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产品思维,组织架构上以职能为导向转变为以产品为导向,生产方式上从各司其职的流水线生产变为沟通密集的协同式生产,价值观念上从生产新闻内容变为生产信息服务产品,内容与形式并重,新闻价值评判标准出现多样化^[7]。这说明新技术一方面在媒介内容和形式上消解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也在重塑着新闻生产方式和传播机制,转向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专业化等现代市场经济和数字生产的逻辑。

关于传媒业创新和转型路径的选择,学界也持不同的观点。曾繁旭等由颠覆性创新理论出发,提出了“持续性传媒创新”和“颠覆性传媒创新”这两个概念,“持续性传媒创新”是当下学界研究的主流和传媒业转型的着力点,而“颠覆性传媒创新”则更多是从商业视角切入,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和前瞻性的创新实践。针对当前技术驱动背景下的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颠覆性传媒创新”路径的探索可以为传媒业的创新性实践“注入更多活力和从容应对变革的力量,也将会为公众提供新的社会价值和用户价值”^[8]。因此,传媒业转型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也应该跳出传统模式的约束,在坚守传媒业的社会价值属性前提下,激发传媒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行市场化的颠覆创新。

关于“技术决定”的论争一直在持续,尤其是智能媒体的运用更是让“技术”成为学科研究和业界实践如影随形的“必备品”。如今,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如火如荼,技术的发展驱动着新闻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重塑。各种生产主体借助新媒介技术的优势,在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本转换、社会互动、信息分享、心理满足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数字信息内容生产的全过程集中分布在新媒体平台上,人工智能、5G技术、区块链、

大数据等技术使得新闻生产成为计算机技术自动化运作的一部分,数据新闻、算法新闻、传感器新闻等新闻实践形式的创新也说明了新闻生产进入了自动化的发展阶段,这种数字化的批量复制生产不免忽视新闻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关怀^[9],伴随而来的是技术风险、新闻伦理、法律侵权等问题,比如虚假新闻、隐私泄露、算法缺陷等。同时,在新闻生产重塑和新闻业转型的媒介环境下,学界将研究回归到人本主义,探寻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价值观念转变^[10-11]。

因此,新媒体背景下,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是技术驱动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以“用户”思维为主导的生产逻辑,还是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的发展逻辑,都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理念。

三、推进深度融合,构筑全媒体矩阵:媒体融合的发展转向

2014 年被认为是媒体融合元年,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促进媒体融合。之后,新闻业便在媒体融合实践方面不断探索,相关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为媒体融合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12]。“四全媒体”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媒介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审时度势,也是对新时代全媒体理解的最新表述和总结。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以看出,媒体融合已进入纵深发展阶段。因此,国家定位、行业实践和学界研究都应该立足于“纵深”发展的定位,全面理解“四全媒体”的深层次内涵,探索媒体融合未来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讲话是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媒体融合发展的立足点、

目标、路径、价值取向、方式、手段等方面的系统论述^[13];这是站在理论建设的高度,对未来媒体融合发展实践的战略定位和思想层面的价值指导。

朱鸿军结合长期的相关研究和对国内数十家媒体融合的调研发现,当前媒体融合的主体依旧是传统媒体,且更多是传统媒体趋向于新兴媒体的融合,传统媒体的落后身份、陈旧的内外制度和既有新兴媒体市场格局的阻隔等结构性困境制约着媒体融合的发展,因此,走出这些结构性困境是从深层次或者根源层面探寻媒体融合路径的一种思路^[14]。丁柏铨从媒体融合的主体出发,认为传统媒体在面对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其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锐减,公信力受到考验。他指出,传统媒体的主体地位不容否认,是媒介融合实践的当然主体,应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新媒体的拥抱,不能沦为新媒体的“配角”。但结合现实情况,新兴媒体的主体作用也不可或缺,媒体融合中存在着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双主体”,在融合的过程中,两者优势互补、共同作用、协同发力,实现双方互益^[15]。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媒体融合受限于媒体环境的考验,融合实践应是基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协调互通,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双主体”论不仅是发挥双方的传播优势,更是要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境界。

2019 年 5 月,人民网举办以“迎接全媒时代,推动深度融合”为主题的座谈会,探讨全媒体时代如何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2019 年 10 月,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媒体融合论坛召开,主题为“融合·守正·创新”,围绕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与发展趋势等议题,分享媒体融合经验,探讨媒体未来发展。2019 年 10 月底,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以“全媒体时代:挑战与机遇”为主题,人民日报以整个版面的内容特别报道此论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层面上急需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除此之外,该论坛发布了《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从国家战略和媒体实践的角度,对

媒体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了高度概括,以平台建设、融合体系、优质内容、多元服务、媒网合作等五大关键词来解读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和成果^[16]。

除了国家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方案外,新兴媒介技术在传媒业的应用也促使媒体融合趋向于多要素和多主体的参与,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媒体融合发展的困境。童清艳认为技术和市场是媒体融合的驱动力,青年受众群体决定了融媒体的未来走向,“受众易于获取、认可和接受的内容才有传播效果,这是评判媒体融合成果的唯一标准”^[17]。新兴智能媒介技术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将加速解构和重构现有的媒体和传播格局。如5G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将改变对媒体、内容和用户的理解,改变传媒业和相关产业的关系,媒介渠道趋于泛在化,促进了内容生产的数据化和智能化,用户体验场景和感官得到极大优化,媒体产品分发更具有场景化和精准化,最终媒体业将加速跨界发展与传播无界化^[18]。新技术应用在促使媒介环境和传播格局改变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未来媒体融合的前景。

毋庸置疑,有关媒体融合的研究是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聚焦的核心问题,也是业界寻求发展、创新和转型过程中,必然要不断探索合理化路径的传媒实践活动。如今,中国已进入全面构建融合体系的重要阶段,“以融合思维为理念、资源为中心、内容为根本、平台为基础、技术为支撑、行业为纽带、体制为驱动、人才为关键等,多角度融合构建立体传播格局”,已成为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指向^[19]。同时,媒体融合实践不断地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拓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业已成为中国媒体融合实践的重点,如何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参与,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最终实现多元要素的深度融合,是学界和业界未来努力探索的方向。

四、新时代主流舆论引导和国际形象塑造的新进路

舆论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人和事物的态度和倾

向。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当前的舆论环境也发生了转变,互联网已然成为舆论生成演化的主要平台^[2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21]。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网民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其普及率已超过60%,这说明网民群体已成为目前舆论场域的主力军。全媒体语境下,“四全媒体”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生态,促使舆论传播呈现出全新、复杂、多变的特征。得益于技术迭代升级的有效驱动,网民通过自我赋能获得了更多话语权,网络表达和舆论主体愈加多元化^[22]。

舆论的引导不仅关系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而且与国家的综合治理密切相关。如何发挥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来维护社会和网络空间的舆论生态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如何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是学者们聚焦的问题指向^[23-26]。

目前舆论变化呈现出的新特征是媒介技术更新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需要在引导理念、方式、内容和机制等方面作出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调整 and 改变。同时,在融合创新发展中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重视技术创新手段,将舆论引导与新技术融合,增强与受众的互动,通过受众反馈及时调整引导策略^[23]。

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为重要的分析传统,其关于情感机制作用下的公众情绪、立场、共情等激发因素在公共事件的表现,成为了当前舆论引导参考的重要机制。“情感是智能互联时代公众意见表达的软件。”^[24]从舆论的生成机制来看,个体的情感倾向和表达容易刺激舆论场域,引发网络舆情的爆发。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必然也要从舆情变化中把握公众的情绪转向,关注重心从认知层面转向情感层面^[25]。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情感进入网络空间,在群体传播中得到聚集和强化,与当下的社会现实

产生了有效的情感共振,引发舆论的产生并影响舆论走向^[26]。因此,面向社会心理和情感因素的研究范式将会为全媒体时代的舆论传播和引导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技术变革重塑了舆论场域和意见表达的方式,引发人们对于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激烈争论,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多变,主流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在充分把握好当前舆论表达的新特点的基础上,遵循新媒体的传播规律,一方面,主流媒体需加大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建设主流舆论矩阵。另一方面,结合时代特征、技术特征和社会特征,在互动关系的建立和培养上探索舆论引导的方式,更新舆论引导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基于技术动力、社会诉求和人际互动的舆论协调机制,避免产生非理性的舆论。此外,通过对公民网络情绪表达的分析和研究,构建多元对话、意见交流、价值共识的舆论场域,形成良性互动的舆论生态,最终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网络信息冗余繁杂,各种力量角逐在国际舞台轮番上演。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和不和谐因素等方面的挑战,积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主动塑造国家形象尤为重要。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推进对外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全媒体时代,利用技术革新的机遇,创新对外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国际一流媒体,进而在国际传播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成为中国学界和业界立足国际视野共同探讨的重要议题。

针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关的反思和建议。程曼丽认为,全球议题设置的主导权一直由少数资源大国掌控,他们通过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对世界上多数国家产生长久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将自身发展模式

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积极向世界传播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有关人类发展的全球性议题上发出引领性的中国声音需要进一步增加^[27]。这说明了国际传播资源的不对等地位和现状。对于中国来说,借助新媒体技术,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尤为重要和紧迫的。

当然,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还是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下,加强国际合作、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闻传播事业开拓国际视野的必然要求。在媒体融合的推动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开始注重用户思维、内容定制和平台建设^[28]。中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在对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兴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蓬勃发展,已成为舆论引导的新阵地,媒体进入智能化快速发展阶段,国际传播呈现出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新趋势。媒体融合成为“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优化对外传播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29]。以媒体融合作为对外传播抓手,统筹协调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和技术的关系,建设全媒体传播格局。

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主流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多重意义,主流媒体可以围绕“真实”“立体”“全面”这3个关键词探索国际传播和塑造的方法和策略。首先,确保媒体信息的真实性,“运用以用户画像为基础的信息推送系统,实现信息接受者与信息形态、渠道的精准匹配和直接送达”。其次,由“他塑”国家形象转变为主动提供立体化的信息,包含呈现主体多、涉及领域多、呈现形式多、解读视角多、获得方式多等特征。最后,在智能化媒体的驱动下,主流媒体报道要完整、详细、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国家形象,改变国际传播中信息不对称、传播资源不对等的格局^[30]。媒介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确实为信息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新媒体平台的对外传播效果却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借助新媒体为信息传播带来的技术优势,动员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参与对外传播^[27]。自媒体博主李子柒的短视频内容在国内外网站的迅速走红,用实践证明全媒体时代的对外传播不再是主流媒体的孤

军奋战,而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协作和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强化对外传播的能力,提升国家话语权是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国家根据国内外舆论环境,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媒介技术的革新为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一流媒体带来了契机。在媒体融合的驱动下,借助新媒体平台,利用多元的传播形式和融合叙事策略^[31],动员全体公众参与到对外传播,进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传播生态。

五、狂欢与规制:短视频生产与新闻传播视觉呈现

短视频的火爆增长已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其视觉化的直观呈现、娱乐化的形式表达,使其逐渐占据网络传播空间,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69亿,占网民整体的88.8%,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占网民整体的75.8%。2019年上半年,手机网民经常使用的APP应用中,使用即时通讯类APP的时间最长,占比14.5%,使用短视频类应用时间占比为11.5%,排第三位^[21]。由此可以看出,短视频用户数量庞大,已成为网民用户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专业短视频应用为代表,除了个体参与拍摄制作的内容外,一些主流媒体和政务平台凭借创作的优质内容,引领用户参与话题讨论。主流媒体以短视频生产为突破口,将会推动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向“公共性”拓展。

《人民日报》官方抖音账号从发布第一条抖音短视频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拥有超过3500万粉丝,获赞量超过11亿次。央视新闻主持人康辉拍摄的Vlog频上热搜,通过短视频形式的创新和尝试,

拉近了主流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李子柒拍摄的短视频在国内外视频网站均得到大量关注和点赞,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窗口”,《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也点赞其具有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实例表现出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已成为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在全媒体时代进行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自我呈现的重要形式。

短视频的火爆增长与新媒体技术驱动、资本注入、用户多元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彭兰认为“短视频是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生活化’为其底色,进入公共化传播后,生活化也是一种基本的表达策略,而以人为本将是其持久的文化基因”,5G技术的应用、低成本的生产门槛、多样化的场景适应、视觉传播对情感的刺激、用户付出代价低廉和自身作为社会资本的属性等因素决定了短视频将进入长线的生产和消费^[32]。短视频生产是影像视觉、内容创作和播放场景的组合协调,通过挖掘视频背后的商业逻辑和市场价值,以市场经济运营的模式,勾连用户间关系,附加商业价值和情感依赖,吸引用户注意力,引导其消费。

2018年中国新闻奖首次增设了“媒体融合奖项”,其中就包括了融媒短视频、融媒直播等,短视频的创新生产将会成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虽然短视频的应用场景广泛,表达方式多样,但从其精准化、专业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资讯类,尤其新闻类短视频是发展重点,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新闻报道,以短视频形式报道是较为直观的传播方式。目前,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专业媒体依托其专业性在各平台账号发布短视频新闻,以梨视频、秒拍等为代表的视频应用则为自媒体用户提供了发布短视频的平台,两者的协同生产与传播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更为直观、丰富、多元的传播形式,增强了主流媒体与用户的互动。

短视频应用不仅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它更成为大众参与社会实践和公共传播的重要方式,改变了网络舆论生态格局。媒体融合背景下,短视频作为信息互动和公共传播的重要呈现方式,更需要借

助多种力量,发挥短视频在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33]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网络环境良性运转。

短视频应用设计连接了平台内容创作与用户触达,其功能的延伸和拓展,使得用户通过短视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影像制作、观看分享视频内容的点赞、评论、转发等多种方式互动,增强平台与用户间的黏性,凭借自身的传播特征、优势和运作机制,扩大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张智华等结合当前短视频产业发展状况,对短视频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具体包括:第一,短视频平台要注重受众定位和内容形态的差异化,内容形态不仅要垂直与细化,更要加强专业化与精致化;第二,功能向多样化发展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多样化场景;第三,要注重“内容为王”,为短视频生产注入更多优质内容;第四,鼓励建立更多的激励机制,带动原创制作积极性,树立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多重评价标准;第五,健全和完善对短视频行业的监管机制,保护原创短视频的知识产权^[34]。以上的建议从内容生产、受众需求、运行机制等多方面提出了短视频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的视觉呈现、娱乐消遣,还是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多链条创益,短视频生产形成了信息聚合的商业运营模式,将会成为媒体融合探索转型的路径选择。

如何面对短视频爆发式增长带来的伦理与规制风险?如何去芜存菁,提升内容质量,传递视频产业的正能量?如何权衡短视频“公共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避免行业恶性竞争?这一系列问题是当下短视频发展存在的困境和学界研究的聚焦所在,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反思。从传播方式上看,短视频拥有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信息难以企及的优势,包括生产门槛较低、碎片化、娱乐性和去深度的传播、对其接触是一种沉浸式的行为等。在短视频文化快速增殖发展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即培养“信息自律”的能力,提升用户媒介素养^[35]。针对短视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良低俗等内容已经得到了较好的监管和治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全面推广上线,各媒介平台不断强化对短视频内容的监管和审查。但市场资本的注入、市场机制的作用

和利益诉求的驱动等会继续干扰着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

未来短视频行业在平台的社会责任意识强化、公众信息自律能力的提升、视觉传播的叙事转向、监管机制的完善等多元素的协调作用下,将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和公共化,拓展新闻传播视觉呈现的现实意义。

六、版权保护的困境和新探索

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形态,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和交往互动多是以网络传播为主,加快了网络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资源的传播和更新速度,其消极作用是引发了版权矛盾和纠纷,致使版权保护面临全新的挑战,尤其是给数字版权的保护带来了困境。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互联网生态环境中信息传播开展的网络维权,版权的冲突多是以数字信息的传播侵权为主,由个体维权转向传媒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突出数字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学者们研究发现,媒体融合下新媒体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相关版权法律法规的调整滞后和缺位,新兴媒体侵权判定追究困难;第二,公众对版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版权消费意识和习惯的培养任重道远^[36];第三,传统媒体版权运用管理体系不成熟,监管滞后^[37]。

对于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新的政策和方法在不断地制定和探索中。2019年4月,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2019”专项行动启动,将继续加大对版权执法的监管力度,积极应对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此次专项行动围绕媒体融合发展版权、院线电影网络版权、流媒体软硬件版权、图片市场版权、网络重点领域版权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2019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百度贴吧、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和今日头条等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内容

生产平台将维权流程中部分环节的操作权利下放给内容生产者,用户负责的环节由“发布”延长到“反馈”,即运用官方出台的维权措施,降低自身生产内容被抄袭或盗用的风险^[38]。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背景下,网络版权的保护还需要在立法建设、制度保障、媒体合作以及社会协调等多个方向提升和完善^[36]。

目前,“互联网+版权”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以新技术为链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赋能的应用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应用能为版权保护,尤其是数字版权的保护带来技术上的保障和支持,另一方面又会使得数字信息的非法复制和传播变得更为便捷,为版权保护带来全新的挑战。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应用对版权保护的新思路,提出解决当前数字版权存在的版权登记、交易信用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上的可行性运用^[39]。基于区块链技术如何改变数字版权利益失衡的应用实践来看,“区块链+版权”,去中心化的机制可以构建一个公开的分分布式版权系统,能通过数字签名,提高版权追踪效率,阻止盗版内容的发行和传播,对侵权作品实现自动下架删除;能明确版权权属,减轻维权成本,通过签订智能合约,维护网络交易安全,解决当今数字作品传播交易的“双边信任困境”问题,保证了初始文化创作者的收益^[40]。由此可见,区块链技术为版权保护确实提供了可行性的实践思路,但技术的应用还需考虑与现行管理机制和制度的融合发展,协调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当前,利用区块链开展版权保护存在着与版权的自动取得制度不相融合,利用哈希值无法对作品进行有效对比、甄别,区块链公开透明特性增加了作者隐私泄露的风险,技术手段的过度应用会挤压对作品合理使用的空间等方面的局限^[41]。因此要充分考虑技术特性与制度保护的特点,发掘技术潜在的优势,结合版权保护的实践需求,将技术优势和制度维护相融合,规避技术的潜在风险,发挥区块链等技术对版权保护的较优作用。

除了突出和强调技术优势外,国外版权保护的

经验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只有在加强国家间版权交流合作中,才能推动版权保护国际化体系的建构和形成,实现互利共赢。2019年10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占版权输出总量的比例由41%增加到55%^[42]。版权交易和国际交流合作在多方面取得的成果是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版权保护在智能化、数字化、全媒体时代取得新的进展。

从当前中国版权保护的现状和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的版权保护在立法完善、机制保障、技术应用、版权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和困境,集中说明了中国的版权保护之路任重道远。有关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基础性工程,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在数字版权保护中的实际应用,以及数字信息产品生产的快速发展。针对这些数字技术运用中存在的法律监管和保护空白区,实现权责分明、将人工智能出版物等数字产品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范畴之内的立法完善势在必行^[43]。

此外,坚持国家管理的“问题主导”和公众认知的“意识先行”原则,针对版权保护急需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加强版权保护的制度保障和扶持政策,提升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减少对版权制度的负面认知,培养社会契约精神,建立起人人参与版权保护的社会共识。

关于区块链技术在版权应用上的保护存在着多种形态和模式,也有很多的可能性。尤其在全媒体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挖掘和发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革新的优势,将技术与版权保护机制相融合。同时要规避技术的潜在风险,积极应对“双刃剑”带来的挑战。全媒体时代的版权保护需要立法、制度、平台、内容、技术、市场、用户等多方面的融合和协作,最终建立起完备的版权保护制度体系。

七、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 困境与建构

新闻伦理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需要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维系着新闻传播环境和社会舆论生态的良性运转。全媒体时代,在媒体融合驱动下,新闻传播格局发生巨变,新闻生产、分发和互动的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平台融合发展。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为新闻传播注入了发展动力,但也面临着更大的伦理风险。2019 年,学界对“新闻伦理”议题的研究围绕着“技术发展下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趋势”“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建构”等问题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和新论述,试图解答全媒体时代下新闻伦理面临的困境,回应新技术背景下的新闻实践问题,探索新闻伦理体系建构的新路径,进而发挥新闻伦理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作用。

技术革新一方面能通过媒介技术赋权,使新闻传播在多样主体的互动中建立信息共享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应用背后的操作逻辑容易陷入商业化运作的模式,通过算法推荐、数字加工或重组等形式改变新闻真实、客观的价值属性,渗透着“刺激”“娱乐”“感官”等情绪要素。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改变了受众获取新闻的方式和渠道,新媒体平台的新闻生产带来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但新闻质量较难保障,高质量新闻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是数字时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最大挑战^[44]。新闻本身的内容质量决定了新闻属性和传播效果,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要将提升新闻质量作为重点,以此来减少新闻伦理问题,保障新闻责任。

技术革新的驱动因素是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提和背景,建构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体系,要遵循新闻生产规范。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和美德原则是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核心观念支柱,即宏观层面,对于新闻行业来说,坚持“社会责任”的价值内核;中观层面,新闻机构要将探索建立全行业的新生产规范作为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微观层

面,从个体出发调和行业社会责任和新闻从业者美德标准之间的关系^[45]。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建构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发挥新闻主体的价值追求和职业精神,体现新闻行业的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新闻领域的扩张,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新闻生产格局,但也模糊了新闻真实的边界^[46],由事实趋向虚拟化,存在着隐私权、数据操纵、信息源真实性、过度娱乐化等伦理风险。因此,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面临着更严格的价值审视和观念引领,新闻工作者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新闻伦理的把关上,将新媒体技术置于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之下,用更多的新闻价值框架约束和修正新媒体技术应用带来的无意识伤害,维护媒介生态良性运转。

新闻伦理问题是新闻实践主体在传播中失范行为的表现,也是整个新闻业和新闻机构在权衡新闻规范与社会价值之间关系时的必然结果。技术革新带来了传媒格局和传播生态的转型和重塑,也促使新闻从业者作出新闻规范与道德价值的判断。新闻伦理研究的实质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伦理期待的冲突,新闻伦理的最大责任是推动社会更加美好^[44],未来的新闻伦理研究需要对技术逻辑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填补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践规制之间的差距,最终将伦理治理的相关研究凝练为中国开展网络治理的“中国经验”^[47]。这是新闻伦理实践的起点,也是对其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全媒体时代,因技术逻辑主导的新闻伦理失范是学界、业界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因此,缩小理论支撑与规制实践的差距需要新闻从业者个体、新闻行业与整个社会之间进行价值协调。

八、转型和坚守: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未来选择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走过了多年的历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专业团队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从 2016 年提出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到推进“新文科”建设,从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求再到“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发布,都指向了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同时也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成为学界和业界重点关注的议题。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介入和渗透影响着新闻传播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赋予了新闻传播教育更大的社会责任,也使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走到了发展的十字拐点,如何应对这场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是目前研究聚焦的问题所在。

面对信息技术发展、服务党和国家宣传思想工作的需求,应对传媒生产模式的更迭,需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整体性改革。当前,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面临着现实困境。一方面,教学体系重视理论传授,缺少理念支撑的传播技能和实践训练;另一方面,课程体系与现实媒介环境脱节,以技术作为支撑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存在着技术应用与传播理念割裂等问题^[48-49]。这些问题说明了全媒体时代下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在教学理念、实践操作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因此,新闻传播教育的学科发展应该平衡多种关系,重构学科的主体性、有效性和正当性;重构理论与实践、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以及对话、合作的新机制,拓展多元、多维、多节点的应用场景^[50]。

2019年10月20日,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了“媒介变革与新闻传播学科转型学术研讨会”,国内6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20余位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和学者,围绕技术变革与时代发展,分享和探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科转型、理论创新、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51]。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发展在遵循新闻传播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来融合技术变革的要求,做大做强主流媒体,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

舆论支持,这需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探索切实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的工作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上海、重庆、河南等地的高校开展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调研,了解目前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探索。调研发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三大体系”问题,需要去“把握历史、现实和理论3个研究逻辑,通过学术传统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与新闻理论的互动探索,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构建,最终通过学理传承、社会联系、知识系统、研究方法和学术平台的协同融会”,实现“三大体系”的创新建构^[52]。

随着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成为新闻传播类院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加强新闻传播类专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其政治和理论素养。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涵盖了人才培养、理念引导、知识传授、方法训练、实践操作等多个层面,其中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是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包含多种知识类型^[53],通过明确相关知识内容的学习,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融入到具体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新闻传播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部分。根据目前具体教学培养的调查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注重教师素质培养、教材内容与与时俱进、丰富实践教学形式、发挥理论现实意义^[54]。

教学团队的建设在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教学团队的建设路径是需要确定好团队负责

人、突出团队特色、培养团队精神、健全激励机制、营造团队成长的外部环境^[55]。

2019 年 11 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亮相发行,该年鉴是对过去一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回顾和总结,同时积极展望和探寻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发展之道。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新文科”等建设的发展意见指导下,去适应全媒体传播格局下的社会信息传播需求和舆论引导。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培养归根结底是以“育人”为核心,教研相结合。同时,用融合思维模式将“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作为统一整体进行协调发展,提升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立足中国问题,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具备高素养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承担起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使命。

九、结语

本文结合学界研究前沿与传媒业发展动态,从理论层面概述了 2019 年新闻传播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和理论新变化,在新闻传播史料回顾、新闻生产重塑、传媒业转型、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短视频传播、主流舆论引导、新闻伦理、传媒版权保护、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述,梳理了 2019 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当然,以上涉猎议题不足以涵盖 2019 年新闻传播学的全部学术研究现状,但通过对学科聚焦议题的概要式梳理和总结,凸显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意识和学术自觉,以期在技术逻辑主导下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和传媒实践提供些许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邓绍根. 回顾与前瞻:新中国 70 年新闻传播史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5): 25-40.
- [2] 张晓锋,程河清. 中国新闻史研究 70 年(1949~2019)[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8):24-42,126.
- [3] 武志勇,王泽坤. 70 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述略[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5):7-15.
- [4] 沈正赋. “四全媒体”框架下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重构[J]. 现代传播,2019(3):8-14.
- [5] 刘海贵,庾继光. 融媒时代新闻生产的“三度”[J]. 新闻记者,2019(9):40-45.
- [6] 匡文波. 5G:颠覆新闻内容生产形态的革命[J]. 新闻与写作,2019(9):63-66.
- [7] 胡杨涓,余树彬. 数据新闻对新闻生产实践与观念的重塑[J]. 编辑之友,2019(7):59-72.
- [8] 曾繁旭,王宇琦. 重新定义传媒业的创新:持续性传媒创新与颠覆性传媒创新[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2-72,127.
- [9] 南瑞琴. 从“独家新闻”到“标准生产”——人工智能时代新闻生产模式的“价值位移”[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2(2):109-112,128.
- [10] 常江. 身份重塑:数字时代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J]. 编辑之友,2019(4):91-97.
- [11] 常江. 价值重建:新闻业的结构转型与数字新闻生产理论建构[J]. 编辑之友,2019(3):88-94.
- [12]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求是,2019(6):4-8.
- [13] 郑保卫,王仕勇.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须把握意识形态正确导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J]. 新闻大学,2019(10):17-25.
- [14] 朱鸿军. 走出结构性困境:媒体融合深层次路径探寻的一种思路[J]. 新闻记者,2019(3):39-44.
- [15] 丁柏铨. 论媒体融合的主体[J]. 新闻爱好者,2019(10):4-7.
- [16] 张天培. 五个关键词解码媒体融合发展——《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亮点扫描[N]. 人民日报,2019-10-30(16).
- [17] 童清艳. 智媒时代中国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研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3):60-65.
- [18] 张明新. 5G 应用背景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景[J]. 新闻爱好者,2019(8):12-14.
- [19] 张金桐,屈秀飞. 媒体融合的演进逻辑、实践指向与展望[J]. 当代传播,2019(3):65-69.
- [20] 刘果. 新时代网络新闻舆论的时代特征与引导策略[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2): 151-156.
- [2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 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9-08-30) [2019-12-30].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t20190830_70800.htm.
- [22] 黄楚新. 当前我国网上舆论表达特点及引导[J]. 人民论坛, 2019(30):119-121.
- [23] 张涛甫. 两大舆论场:从竞争到融合[J]. 新闻与写作, 2019(4):57-61.
- [24] 喻国明, 耿晓梦. 新中国的舆论调查研究:从议题变迁、意见样态到范式转向[J]. 编辑之友, 2019(9):61-68.
- [25] 王佳鹏. 从替代羞耻到集体义愤:公共舆论及其媒介建构的情感机制[J]. 新闻界, 2019(2):39-45.
- [26] 郭蓓. 融合传播时代网络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践行——基于共情理论的思考[J]. 现代传播, 2019(8):56-59.
- [27] 程曼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与意义——兼评《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研究》[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72(1):123-128.
- [28] 姜飞, 姬德强. 发展中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及其世界意义[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11):70-76.
- [29] 姜飞, 彭锦. 以媒体融合促进对外传播能力建设[J]. 现代传播, 2019(8):7-11.
- [30] 王润珏, 胡正荣. 真实、立体、全面: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8):81-84.
- [31] 陈先红, 宋发枝. 讲好中国故事的融合叙事策略[J]. 新闻与写作, 2019(5):43-47.
- [32] 彭兰. 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 新闻界, 2019(1):34-43.
- [33] 孙宜君, 王长潇, 刘盼盼. 网络短视频议程设置的议题建构及其功能嬗变[J]. 当代传播, 2019(5):46-49.
- [34] 张智华, 李紫砚. 论中国网络短视频的发展[J]. 中国电视, 2019(5):56-61.
- [35] 常江. 短视频时代的信息自律[J]. 青年记者, 2019(22):27.
- [36] 朱鸿军, 蒲晓. 中国新媒体版权保护现状、问题和建议[J]. 新闻与写作, 2019(5):74-81.
- [37] 江作苏, 刘志宇. 版权场域中的犬儒伦理弥散现象与规制之策[J]. 青年记者, 2019(28):42-44.
- [38] 谢湖伟, 贺哲野, 王卓. 我国网络内容生产平台版权保护措施研究[J]. 出版科学, 2019, 27(3):5-10.
- [39] 穆向明.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版权保护新思路——《2018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评述[J]. 出版广角, 2019(19):91-93.
- [40] 石丹. 论区块链技术对于数字版权治理的价值与风险[J]. 科技与出版, 2019(6):111-120.
- [41] 刘桢, 马治国. 利用区块链开展版权保护的局限与应用路径[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9):48-52.
- [42] 史兑男. 《“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发布:我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等版权贸易[EB/OL]. (2019-10-28) [2019-12-30]. http://m.xinhuanet.com/culture/2019-10/28/c_1125159720.htm.
- [43] 彭辉. 大数据时代网络新闻聚合平台的版权保护研究[J]. 中国出版, 2019(11):18-21.
- [44] 胡钰, 谢铭琪. 高质量新闻缺失: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最大挑战[J]. 青年记者, 2019(24):9-12.
- [45] 常江. 规范重组: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建构[J]. 新闻记者, 2019(8):37-45.
- [46] 刘海明, 付莎莎. 技术的界碑:人工智能对新闻真实的伦理挑战[J]. 现代传播, 2019(9):76-81.
- [47] 赵瑜.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其趋向[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9(2):100-114.
- [48] 董小玉, 金圣尧. 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J]. 当代传播, 2019(1):53-55.
- [49] 李惊雷.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困境[J]. 中国出版, 2019(6):38-42.
- [50] 胡百精. 大学现代化、生态型学科体系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选择[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2):132-139.
- [51] 李萱, 白紫璇. “对接媒介融合 培养新型人才”——媒介变革与新闻传播学科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EB/OL]. (2019-10-21). [2019-12-30]. <http://cxinw.snnu.edu.cn/info/1011/3156.htm>.
- [52] 季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建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9):16-25.
- [53] 涂凌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三种知识类型及其融合[J]. 现代出版, 2019(3):15-18.
- [54] 周茂君, 沈君菡. 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湖北省29所高校新闻专业院系的调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5):167-174.
- [55] 张昆. 论高校新闻专业的教学团队建设[J]. 新闻与写作, 2019(8):68-74.